



山野將軍

廖振著

廣

山野 将军

廖振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山野将军 / 廖振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5360-6407-2

I. ①山… II. ①廖…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2991号

出版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谢日新 胡雅莉
技术编辑：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32 开
印 张 5.5
字 数 130,000 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第一章	带枪的烧炭人和故事	001
第二章	故事续篇	011
第三章	都有苦闷在心头	017
第四章	刘荣生的来来去去	026
第五章	知心的交谈	035
第六章	司令送枪	041
第七章	千情万爱	051
第八章	现实的决策	063
第九章	逆水行舟	072
第十章	侦察归来	088
第十一章	山外传来的坏消息	097
第十二章	紧急情况	104
第十三章	火速飞兵	111
第十四章	出兵奇袭	116
第十五章	深山里的祝捷大会	125
第十六章	顶撞与决策	135
第十七章	血的教训	141
第十八章	战斗前后	147
第十九章	在战场上宣读的命令	155
后记	169

第一章

带枪的烧炭人和故事

地处闽粤赣边界的粤东东北部地区，人说是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方，那近千米至一千五六百米的大山，如铜鼓嶂、九龙嶂、明山嶂、马头山、西岩山、帽山、黄寿山、五指峰、鸭形山、天马崇、大平顶和狮子顶等等，到处都是，至于那些千米以下的大小山嶂，更是星罗棋布，人们耕田做工走山路，出街入市也走山路，处处地无几丈平，户户开门便见山。这是山的王国，这是山中山！这山，给人们带来许多不便和困难，可也给人们带来生存和希望，百万苦难的人民，正在依靠山，在挣扎，在奋斗，在开辟新的光明大道！

自一九二九年起，在这些群山嶂岭里便响起了革命枪声，成立过苏维埃，分过田地。那是因为，毛泽东和朱德在这里播过火种！

十五六年过去了，火种仍在燃烧着，在那深山林海里，仍驻扎着带枪的烧炭人！

带枪的人怎么去烧炭？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在重庆谈判桌上，直至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签字为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始终不承认共产党领导的闽粤赣边一带的人民游击武装，狂说“那里只有土匪，没有共党的游击队”！这豺狼的野心，不说自明，无非就是不受“停战协定”的约束，可随心所欲地消灭该地区的游击队。这样，活动在这一带的游击战士们便不能下山了，也就是说，这一带便无“国共合作”和“停战”可言了，那写在纸上的“协定”，根本无用了。

然而，上级对长江以南的游击武装又有这样的指示：“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根据这十二字令，闽粤赣边一带的党组织，只好将一部分同志解散回家，自谋职业，另一部分留在深山，而且为了维持生活，便也只好带着武器三三两两地隐蔽在深山烧炭了。

这个指示是不是无比正确？坚决执行这个指示是不是就无比忠诚？事事顺从者，不一定是好汉，有过逆反者，也不一定都不是英雄！是非曲直，还是让历史去检验吧！

在梅县、大埔和丰顺三县交界处，人们习惯地简称为“梅埔丰边境”的鸭形山深山里，有一座炭窑。窑前窑后，一帮男女正在忙碌着，有的肩扛木头，有的挥斧破料，还有拉锯裁圆木的，看样子正在装窑。

有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且肤色白里透红的男子汉，正站在窑门前不停地把一根根木头摆放在窑门里。当木头摆放到有半个窑门高时，他觉得够窑内的人装填一阵子了，便对着窑门说起话来：“喂，老刘，现在同志们的思想越来越乱，晚上是不是开个会，叫各组的人都来，说服说服？”

窑内比较黑暗，往里几乎看不见人，只见里面的人伸手抓着窑门边的木头，抓进窑内后又一根根地直立摆放着。他听了外面

的人的话，没有说好也没说不好，而是这样反问：“我也觉得有点乱，可主要是些什么问题呢？”

外面的人这样回答：“哎，大家都知道的老问题，都对无限期的隐蔽想不通。这种思想在重庆国共两党谈判前后就有，只是那时还不严重，说一说，不通也还能埋藏在心里。可是现在，那‘双十’协定已签了将近半年，我们还在隐蔽，这思想问题已表面化了，各分队和各小组，牢骚怪话可多了，严重影响着整个队伍的情绪，再这样发展下去，队伍就难带了。”

窑里面的人又说：“不错，同意你的意见和看法。那你是政委，说话有条理，晚上你就多讲一点吧！”

外面的政委接话：“得啦，谁不知道你这个刘荣生司令粗中有细，善做思想工作，同志们都爱听你的呢！”

这时，窑内的刘荣生伸出头来，像有点“顽皮”的样子，伸了一下舌头，笑了笑，说：“那就一人讲一半！”说完，便把头缩了回去，继续又叠放着他的木头。只见他年约三十八九岁，剃光头、赤红脸、双皮大眼，镶着满口金牙，那额头上过早地出现着皱纹。可一转眼，他又伸出头来补充说：“其实我的思想也不通，心里闷得慌！我不能多讲，多讲就容易走调，只作简单的补充吧！”

“不管讲多讲少，反正领导的思想要克制，自我说服，不能把情绪传染给大家！”

“那当然，闹了一二十年革命，这还不知道吗？”

他们正说话间，几个男女扛着木头，呼哧呼哧地顺着山弯小道向炭窑走来。他们到了窑门边，把木头往小平地上一放，个个都说上一两句怪话。刘荣生的警卫员陈成日最先说：“他妈的！成年累月都行军作战的当兵阿哥，现在倒成了长期不能出街入市的烧炭佬，这是干的什么革命？”

第二个是政委杨昌健的警卫员范喜明，他接话：“就是嘛，

拿着枪呆在深山，不能出击，这样的日子要挨到什么时候？”

通信员林学达用毛巾抹了抹汗水，又解开胸扣，亮出腰间的驳壳枪，也拍着枪把子说：“拿着枪不用，还不如拿根烧火棍！”

队伍里年龄最小的只有十三岁的小战士廖冠南也跟着拍着小号曲尺手枪附和：“这‘黑嘴狗’可以咬死人的，为什么不去咬？是不是领导怕反动派了？”

杨昌健用眼光扫了一下刚才说话的几个人，但没有发话。

随后，政治处的宣传员李梅桂便趁势继续牢骚：“现在的宣传工作难做，人家也不爱听。过去是一股劲动员上前线，多杀敌多立功，现在呢，隐蔽隐蔽再隐蔽，宣传什么？”

卫生员冯爱春更有意思，她把两腿往下一弯，说：“成天吃闷头饭，干闷头活，把人都往矮里缩了！”

政委杨昌健照样用眼光扫了一下大家，仍没有发话。

可是刘荣生在炭窑里听着，沉不住气了，伸出头来冲着大家说：“都莫说了！今天不是发牢骚比赛，要是比赛呀，保证我得冠军！可是行吗？革命军人，服从命令，不通就多来点自我打通！”这一说，大家瞪目伸舌，谁也不敢出声了。

这时杨昌健才对通信员林学达说：“小林，日头快下山了，你赶快去通知各个班组，晚饭后都来队部开会。大家有什么意见，就在会上敞开讲吧！”

小林应声：“是！”走了。

炭窑装满了，刘荣生从窑门里爬了出来。只见他的衣服和手脚几乎都是黑的。当他站起身来一看，比高大的杨昌健还高大，身腰还要粗。他扑打了一下灰尘，对大家说：“按原来的分工，我和老杨负责封窑门，你们负责点火烧窑。”随后，他把石块堆结到窑门顶，杨昌健则负责递送黄泥，除了窑门下方留个出水的蛤蟆洞而外，把整个窑门都封得严严实实的。

当旁边的烧窑洞口点着火的时候，大家便露出满意的笑容，

坐在木头堆上欢喜地谈论着又一窑木炭开始烧制了。

可是正谈着，山下远处出现两男一女，像是挑着什么东西走来似的。刘荣生的眼力特别尖锐，在人们只能分清男女的情况下，他竟说出了具体人的姓名：“走在前面的是老支前模范罗当岗，后面两个是一对年青的夫妇，成天说要参加我们队伍的罗求勤和伍彩花！”

小战士廖冠南佩服地说：“你这个老游击，眼力真厉害！”

刘荣生拍了拍廖冠南的小肩头，说：“干我们这一行的，每到一个地方，不但要熟悉地形地物，还要注意每个人的声音笑貌、体形动态和个人的喜好，发生了情况，好心中有数。”

廖冠南又说：“是啊，他们常来挑我们的木炭到圩场去卖，又常给我们转运物资，送粮送菜，可我就是熟中不熟。”

刘荣生鼓励一句：“有心革命，就能学到不少革命的东西！”

小战士点头，表示听话。

刘荣生这支队伍，仍保留着抗日战争时期的番号，即称“闽粤赣边区独立支队”。在这支队伍里，不管男女老少，也不管职务高低，多为男称哥女叫姐，而对刘荣生，则一律称他为“老刘”，叫得非常亲切。群众亦如此。

山下的来人走近了，他们首先齐声喊道：“老刘！”

老刘和大家迎了上去，接过担子，回到原地，自是亲切异常。

年约四十的罗当岗，指着三副担子对刘荣生说：“老刘，这些都是米和菜，还有电池、小电珠、油纸和钢笔水等小物小件。”

刘荣生感激地说：“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走，到我们住的山寮去，吃了晚饭再回村！”

可是他们不肯，都说马上要回去。罗当岗最有理由地说：“老刘，你知道我是四十岁的老单身，家中无别人，昨晚半夜起来赶四十五里的丙村圩，到现在猪鸡鸭还没喂呢！”既是这样，

便不便留他了。

可罗求勤和伍彩花既不愿留下吃晚饭又不愿立即离开，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他们这对上无父母下无儿女的刚结婚半年的夫妇还有另外一种意思，如罗求勤说：“我们俩总也要求参加队伍，你们总也不答应，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答应呀？”看样子，他是个刚二十出头的后生，脸面端正，体格壮实，精神抖擞。他的话刚说完，约比他小一两岁的伍彩花便瞪着极好看的眼睛，紧紧接话：“我可要把话说在前头，到时不能单要他，不要我，我俩要一同参加！”说完一笑，牙齿雪白，秀气的脸上还现出个深深的酒窝。不用多说，凭她也把一百多斤的担子挑上山来，便是个勤劳美丽的山村好妹子。他俩好像是天生一对，少了哪一个也不行。

然而，刚发过牢骚的警卫员陈成日，听着罗求勤和伍彩花的话，却来个借题发挥：“哼，我们隐蔽都隐蔽不过来了呢，你们还要参加！都吃闲饭了，再来一批吃闲饭的，不是要命了么？”

伍彩花一听，很不高兴，指着她挑来的担子立即回击：“这一百三十多斤的担子，是吃闲饭的人挑的？烧炭做山工，我比你们内行，就是打仗的本事没有你们大，可我学得起！”看来，她不但勤劳美丽，还好厉害呢！

刘荣生看着这样的架势，内心欢喜，但又怕顶起牛来，便只好当着“和事佬”说：“你们要参加队伍的事，我记在心里了。等队伍需要扩大时，我一定最先批准你俩参加，说话算话！”

伍彩花听着，觉得虽不是马上批准，担也算有个肯定的态度，有了个盼头，便好高兴，立即反问：“真的？！”

老刘笑着回答：“这还能假嘛？”

伍彩花还有点小孩的脾气：“口说无凭，钩指算数！”随即她伸出弯成钩的右手食指，挑逗着老刘。老刘把胸脯一拍：“好，钩就钩！”两人的手指一钩搭，用力拉直，又同时向地下吐了一

口唾沫，算是发了誓。大家哈哈大笑。

同志们望着伍彩花等人下山的背影，心里都有“万分感谢”这四个字。小战士廖冠南不禁这样问道：“老刘，杨桃村的群众，为什么对我们这样好？”

老刘沉思片刻，说：“老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嘛！像罗当岗大哥，红军时期就是村农会干部，民兵骨干，还参加过许多战斗。他们太受难了，盼望一个新天地呢！”

廖冠南感叹说：“哎呀，怪不得呢！”

杨昌健还补充道：“罗求勤和伍彩花都是烈士子女，他们的爸爸原是老刘当红军团长时的同团战友！”

廖冠南惊奇了：“啊？怎么不早讲？我可爱听故事了，你就讲讲吧！”

其他同志也附和：“趁现在休息，你就见缝插针讲一段吧！”

杨昌健答应，他解开衣扣，摸了摸腰间的驳壳枪，说：“他们的故事太长了，只能简单说一说。”于是，大家坐在木头堆上，静静地听着英雄的故事和烈士后代的苦难经历……

一九三〇年春，刘荣生在闽西红军部队当团长。为扩大苏区，支援外地红军作战，他奉命率领团队打入粤东，以加强和巩固早已建立起来的梅（梅县）、埔（大埔）、丰（丰顺）红色根据地。他们一到此地，便边战斗边扩充红军。当时，罗求勤和伍彩花两人的爸爸，即罗德贯和伍明泉，都被扩充到刘荣生所在的红军团里当战士，并编入一个班共同战斗。同年秋天，该团除留下一个班配合杨桃村的民兵坚持斗争外，其余全部又奉命撤回闽西。在攻打上杭时，部队碰到敌人修建在小山包上的一处炮楼，一排敌兵据险顽抗，一时攻不上去。刘荣生见攻击受阻，亲赴前沿查看，发现敌人有两挺轻机枪在固定的枪眼里疯狂扫射，阻拦我军前进。而在炮楼的周围，又设置了三道障碍，即一道为铁丝网，二道为深沟，三道为竹钉区。前两道障碍部队跨越过许多，

习以为常，只是那十来米宽的竹钉障碍物少见。那些竹钉，密密麻麻的埋在地里，尖部向上，一个个小指头那么粗。据说这些竹钉削尖后，用火烤过，还蘸了牛尿，硬且毒，人若踩去，穿透脚板，感染化脓。若人倒下，全身挨刺，那后果不堪设想。当时刘荣生看着，有点为难地说：“用手榴弹炸开铁丝网，再用长梯钉上板条跨过深沟，那竹钉障碍嘛……”

站在刘荣生后边的已是红军正副班长的罗德贯和伍明泉各紧接一句：“火力掩护，铺上门板前进！”“分成几路，一块接一块地铺上去！”

刘荣生一听，好主意，立即激动地说：“好样的，就这样前进！”

攻击开始了，在火力掩护下，部队以闪电般的速度跨过三道障碍，很快便接近了炮楼，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从枪眼里塞了进去，炸得敌人死伤累累，昏头转向，慌忙夺路逃跑。结果他们的铁丝网划破他们的皮肉，深沟跌断了他们的腰，竹钉扎坏了他们的腿，没死的都全部哎哟哎哟的当了俘虏。

可是，就在这场战斗中，扛着门板冲在最前头的罗德贯和伍明泉英勇牺牲了！刘荣生对失去两位好战士异常悲痛，他知道他们在杨桃村老家还有妻儿，当日便写信给留下的一个红军班，告知情况，并要他们“积极开展斗争，以生命和鲜血保护烈士妻儿和群众”！从此，以杨桃村为中心的鸭形山根据地，便深深地印在红军团长刘荣生的心坎里了。

哪里的革命闹得火红，敌人便对那里展开疯狂进攻。一九三〇年冬，敌人调集几万兵力“扫荡”梅埔丰根据地，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他们不但要“斩尽赤匪”，还要“斩草除根”，“杀光赤匪家属”。在这样的反动政策的鼓动下，五十多户人家的杨桃村受害最深。当时，红军班和村中的三十多名民兵紧密配合作战，声东击西，粉碎了敌人多次进

攻。后来，敌人为了铲平这个村子，竟然出动了两个清剿大队进行铁桶合围，即由钟思图大队长和钱光章副大队长带领的大队从南、东方向逼进，另一个由易其英大队长和韩景方副大队长带领的大队则从西、北方向包围而来。战斗打响时正是午夜。红军班长刘特风一看被敌层层包围，立即对民兵排长罗当岗说：“你把民兵分成前后两路，照我们红军班杀开的血路向鸭形山突围！”然后他把枪一举：“红军班跟我来！”突围开始了，十二个人且配有一挺轻机枪的红军班杀上去了。

不久，血路真的杀开了，民兵和群众勇猛地朝突破口冲去。可惜，当群众冲出一半的时候，红军班的战士全部壮烈牺牲了，火力弱了下来，敌人趁机合拢，断了出路，未冲出去的人，全部被敌人抓获，灾难临头了。

敌人把群众押到村口的草坪上，看守着，严刑拷打审问着。同时，他们把全村人的家产洗劫一空，并放火烧了全部房屋。之后，他们在群众外围架上了多挺机枪，大屠杀就要开始了。

但是，“清剿”大队长钟思图仍想最后捞点什么东西，绕着人群转了一圈，然后站在正面，提了提大盖帽子，左手插腰，右手搭在左轮手枪把上，瞪着眼睛叫嚣着：“他妈的！几支火药铳，时时闹暴动！妇人也不知羞，天天讲自由！这里是赤窝，你们闹到了头！统统罪该万死！”停了停把话锋一转：“蒋总司令要我们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清剿政策，我钟某人今日也照办，以感化为主嘛！现在我给你们最后几分钟生死的机会，有没有从此洗手不干农会和不当民兵的呀？要是有的，就站出来反省一下，我立即放了他！”他来回踱着步，等了好久，没人回答。他又说：“有没有人愿意去把当共匪的儿子找来自新的呀？要是有的，马上站出来，我们宽大处理！”他照样踱着步，也照样没有人回答。他火了，把脚一跺，撕破嗓门喊道：“都没有？那好，我钟某总算做到仁至义尽了。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说闹翻身吗？

好，我现在就把你们翻到‘天国银行’领钱去！”说完，他闪到一边，对匪兵们喝道：“准备射击！”

这时，人群里有小声私语。只见伍彩花的妈妈何阿惠，把四岁的女儿紧紧搂在怀里，闪着泪花，她想：丈夫伍明泉在闽西红军中牺牲不久，眼泪未干，深仇未报，现在母女又被敌人押上刑场，即将离开人世，多么不甘心啊！多么希望留下伍彩花这棵独苗子啊！她碰了一下罗德贯烈士的妻子王招萍，并轻声说了三个字：“护护她！”对方会意，又向身边的罗当岗的父父母罗学鸿和陈念兰传递话语，如此一传二，二传三，很快便形成以何阿惠和伍彩花母女为中心的密集的人堆。

钟思图举手喊杀令了：“预备——放！”集体屠杀的枪声响了，人群一片一片地倒了下去。

因为天黑了，杨昌健政委没把故事再讲下去，说声：“以后再说吧！”大家便散了。

第二章

故事续篇

小战士廖冠南听杨昌健政委讲杨桃村的故事听入了神，晚饭后，他又来到领导住的山寮里找杨昌健，目的是要求他把故事继续讲下去。可是杨昌健不在，说是找人商量事情去了。这时，司令员刘荣生正在他那树枝藤条搭成的草铺上擦拭快放驳壳枪，廖冠南一把抓住他的手，问道：“老刘，杨桃村的事情，你都知道不知道？”回答是痛快的：“知道，当然知道啦！”这下好了，小鬼抓住老刘的手不放了：“那你就把故事再讲下去，不讲不行！”老刘没有办法，只好说：“那好吧，等我枪擦完了就开讲！”警卫员陈成日极灵通，他在旁边一听，忙跑到山寮外边大声喊道：“快来呀，老刘又要讲故事啦！”结果一下子围来许多人。这一来，老刘不讲真不行了。于是，他拿起竹头疙瘩做的烟筒，点火抽了几口，故事又开场了——

那是罗当岗带领突围出去的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之后，他又带领十多名民兵于黎明时分突回村中，一看，敌人已全部撤退，

全村房屋已化成灰烬，只剩断墙垣壁和残火残烟。再一看村口，未突围出去的群众全部被杀害在草坪里，那青青的草坪，已变成满地血泊！他忍无可忍，端起红军班在突围失利时留在草丛中的机枪，“哒哒哒哒”地朝天放了一梭子，并大声高喊：“我们发誓，这仇一定要报！我们用枪声作鞭炮，安葬乡亲！”

可是，在清点一百多名男女乡亲的遗体时，人们愣住了，怎么不见四岁小女孩伍彩花的遗体呢？在这样密集火力的大屠杀下，还能有活的吗？就是有，敌人能放过吗？再看看所有死者，身上都有许多弹洞，伍彩花就是不死，也一定是重伤，重伤的四岁孩儿，又能走到哪里去呢？这死不见尸活不见人，怎么不叫人心碎呢？罗当岗想了想，不禁发出一声：“找，快找伍彩花！”于是，大家分头向四下里找去。

同志们终于发现了情况，那顺着小溪而延伸的小道上，有爬行中留下的血迹！大家沿着血迹，快步寻觅。终于在三里外的小道上找到了昏迷中的伍彩花！

罗当岗抱起伍彩花，含着热泪喊道：“彩花！！”彩花不答话。

乡亲们也含着热泪喊道：“彩花！！”彩花还是不答话。

接着，大家不知是发怒还是悲痛，连连齐声高呼：“彩花！彩花！彩花！！”这强烈呼唤的声音，在山谷里回荡着，传来浩大的回音！

后来，大家在查看伍彩花的伤口时，发现只有两处，即一处左在左脖颈上，另一处则在右大腿上。可也奇怪，两处伤口都只有进无出，子弹还在骨肉里。那是近距离的射击，怎么子弹还没穿透小孩子的身体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当大家再回到现场查看时，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真的，伍彩花的妈妈何阿惠的遗体周围，结成了人堆，众人猜想到那一刹那的情景：这是为救小生命而形成的啊！乡亲们用生命掩护着革命的后代啊！

大屠杀过后的下夜三点多钟，老天下着小雨，那久旱不雨的雨水，如甘露滋润着万物。也许是苦难的孩子的生命格外顽强吧，也许是雨水淋醒了她吧，她在罗当岗带领民兵突回村中之前，终于从昏迷中醒来了！她觉得身上几处发痛，手脚都被什么东西压着，全身湿淋淋的，且黏糊糊的，不知怎么回事，仿佛做了噩梦又没做过噩梦。她用尽全力抽动着手脚，从人堆缝中伸出头来，像正常在床上睡醒一觉那样，摇了摇身边的身影，呼喊妈妈！可她觉得这么多都像妈妈，都摇，都喊，都不答语。妈妈是不是走了？自己是不是走错地方来了？她爬出人堆，蹚过血泊，来到草坪边沿，仰望村中一片火海，似觉那是自己的家，妈妈一定是在家里呢！她便又边爬边呼喊：“阿妈！阿妈呀！”可她呼喊了半天，始终没有妈妈的回音。整个村子似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并发出噼里叭啦的燃烧声。她害怕，不敢再往村心爬去，便再转回头，顺着沿溪伸展的小路，呼喊深深印在她心灵里的两句话：“妈妈！红军叔叔！”

杨桃村被血洗了，活着的杨桃村人已一无所有了，怎么办？还有两个未长大成人的烈士孤儿伍彩花和罗求勤怎么办？特别是伍彩花，她负了两处伤，流血过多，到哪里去治疗养伤？何处有安定的环境保证他们长大成人？罗当岗想来想去，没有办法，只好派共产党员、民兵队的副队长房银树去找区委，向上级汇报情况，盼望能得到上级的指示和支持，以便继续展开艰苦的斗争。

房银树去了。可是返回来说：“区委也在当晚被敌包围，激战一场，书记和一批同志牺牲，还冲出一些，下落不明！”

罗当岗又叫房银树去找县委，他照样去了。两天后回来，传回的消息更令人发愁：“县委同样被破坏了，主要领导都在激战中牺牲，只冲出几个勤杂人员，等于没有县委了！”

罗当岗咬了咬牙，想了想，果断地说：“去找老刘，刘荣生！据说他那个红军团就在永定和大埔边境一带活动，离这里不是很